

关于《金匱玉函经》 部分原文是巫医所致的救误的考证

吴忠文¹, 吴学珍¹, 李永贵², 聂伟¹

(1.常德市第二中医院, 湖南 常德 415000; 2.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, 湖南 长沙 410000)

[关键词] 《金匱玉函经》; 巫医; 救误; 考证

[中图分类号] R222.3 [文献标识码] B [文章编号] 1672-951X(2009)05-0006-01

笔者在对《金匱玉函经》进行校勘的过程中,发现其中部分原文中含有一些巫医祝由的字眼,对此,读者很可能产生两种误解:一是张仲景不可能相信“巫”和运用“巫医”方法来施救伤寒病;二是张仲景著《伤寒论》也不可能与“巫医”同流合污。为此,笔者专门对此进行了考证。

1 古代巫医祝由难分家

巫祝是古代的宗教和仪式,古时在天地之间沟通、负责掌事的主要人物,就是被称之为“巫”的祭师。商以前,医术主要掌握在巫医手中,巫与生死、天灾、人祸、医药、驱疫、治病等活动息息相关。巫术与祝由疗法,主要是经由与神明的接触仪式,达到治病的目的。

巫,是指古代用舞蹈招致神灵的神事人员。《说文》:“女能事无形,以舞降神者也。”《国语·楚语下》:“在男曰覡,在女曰巫。”民间统称为“巫师”。《吕氏春秋·勿躬》所载:“巫彭作医,……。”至汉代,汉武帝时又有关于巫蛊之祸的记载……。

巫祝,是指古代的职业迷信者。据称能通鬼神,亦为人治病。《韩非子·显学》云:“今巫祝之祝人曰:使若千秋万岁。”杜甫诗《南池》云:“南有汉王祠,终朝走巫祝。”“就中国而言,至少在从汉到唐的历史阶段中,医学体系中的科学内容(物理与化学的治疗方法及相关理论)与咒禁疗法是呈平行发展之势的。巫术在医学构成与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,除表现形式明确的咒禁疗法外,巫术的思维可分为‘相似律’、‘接触律’、‘符号巫术’。‘相似律’又称‘模仿巫术’”。(《医者意也》,2006年5月第1版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)

由于巫、祝是从事通鬼接神的职业人士。人们就

使用巫术占卜吉凶、预言祸福、驱鬼治邪。古人认为患病是某种鬼邪作祟,故医病也采取驱邪赶鬼的巫术活动。巫术与祝由疗法,一般都是请巫祝到家中设坛,做狮、跳童、水火术、跳端公、竖符、灵符、过火、安五营、药签簿、乞香灰等形(仪式),在设坛的具体活动中于坛前设水火盆各一,从事安斗、请神、弄狮、敕符、追煞、送火等法事,祈求不舒服、感染重病、发高烧或昏迷不醒的病家能够痊愈。(《中华神秘文化辞典》16-17, 34, 388-397页)

由此可知,《金匱玉函经》中出现一些巫祝字眼,决不能说其是“巫术”;而是根据秦汉时的巫与医、祝是一人所为,行“巫”之人也是行医之人,仲景只是将他在救治伤寒杂病中发现的某些经过巫医用水、火作法所致的部分误治病例,再运用汗、吐、下、和、温、清、消、补八法予以救误,并将其进行的真实记载。

2 《金匱玉函经》中救治巫医所为的条文摘录

张仲景正处于后汉之时,而又正值伤寒流行之际,其《金匱玉函经》中部分条文中记载了被火、烧针、火逆、烧瓦、溲水、灌之……等巫医、祝由所造成的误治之后救误、救逆之证治,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状况,兹摘录于下:

“……若被火,微发黄,剧则如惊痫,时掣纵发作,复以火熏之……”[太阳·12]

“……复加烧针者……”[太阳·36]

“太阳病二日,而反烧瓦熨其背,而大汗出,火热入胃,胃中水竭……”[太阳·118]

“太阳中风,以火劫发其汗,邪风被火热,血气流溢,失其常度,两阳相熏灼……”[太阳·119]

“伤寒,脉浮,医以火迫劫之,亡阳,惊狂卧起不安……”[太阳·120]

浅论《陈素庵妇科补解》调经之辨治特色

王艳¹, 尤昭玲²

(1.湖南中医药大学2007级硕士研究生,湖南 长沙 410007;2.湖南中医药大学,湖南 长沙 410007)

摘要 从列症详尽、辨证精细、首重调经、重视脾胃、善用四物、重视炮制、兼顾全局等方面,对《陈素庵妇科补解》一书“调经门”内容进行了阐述,揭示了陈素庵对妇科调经的辨治特色。

关键词 陈素庵;《妇科补解》;调经特色

中图分类号 R249 **文献标识码** B **文章编号** 1672-951X(2009)05-0007-02

陈素庵,名沂,开封人,其祖事妇科至素庵时,已传二百年。沂将家传与自己经验结合,著《素庵医要》,《陈素庵妇科补解》(下称“本书”)是以《素庵医要》中的妇科部分为蓝本,为其19世裔孙文昭补充说的。书中分“全书”与“补按”两大部分。有调经、安

胎、胎前杂症、临产、产后众疾5门,共167论。书中刊列调经门于卷首,非常重视对月经病的辨治。对月经病的认识及分类颇多创新,组方严谨,用药精当,素为医家所推崇。本文试就《陈素庵妇科补解》中调经辨治特色加以浅析。

“伤寒,其脉不弦紧而弱者,必渴,被火必谵语……”[太阳·121]

“太阳病,以火熏之,不得汗者,其人必躁,到经不解,必清血,名火邪”。[太阳·122]

“烧针令其汗,针处被寒,核起而赤者,必发胛豚……”[太阳·127]

“火逆,下之,因烧针烦躁者……”[太阳·128]

“病在阳,当以汗解,而反以水渍之,若灌之,其热被劫不得去,益烦,皮上粟起……”[太阳·152]

“……无阳则阴独,复加烧针,因胸烦,面色青黄,肤润,如此者为难治。……”[太阳·164]

“阳明病,被火,额上微汗出,小便不利者,必发黄。”[阳明·23]

“少阴病,咳而下利,谵语者,被火气劫故也,小便必难,为强责少阴汗也。”[少阴·4]

“伤寒,阴阳易之病,……烧焜散主之。”[差后·1]

以上14条原文之形、证、治完全符合巫医疗法所致的惊痫、大汗出、火热入胃、亡阳、针处被寒,核起而赤、胛豚、皮上粟起等之症见;其阴阳易病服用烧焜散之方法,与巫术的基本思维方式“相似律”有相同之处。特别是[太阳·118]条“而反烧瓦熨其背”而逼使“大汗出”,由此随着汗出而“火热入胃”,治“当以汗解”,巫医“而反以水渍之,若灌之,其热被劫不得去”。这种以水渍之、甚至裸体以冷水灌(洗、渍)

之,达到表面上退热、实际其热被劫而内逼,内外交通,造成病人“益烦,皮上粟起”等险象丛生的做法,若是稍有点基本医疗知识和水平的医师,是绝不会用这种鲁莽的方法去施救于人的,仲景对此都进行了详细的回顾性描述。

可见当时巫医盛行是可想而知的事。“东汉时期,巫神、巫医盛行,张仲景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。认为疾病流行是有物质因素和一定社会原因的,与鬼神无关……他激烈地抨击那些无视医药……生了病只知‘降志屈节’拜倒在巫婆脚下……。民间流传着一些张仲景同巫医作斗争的故事,有一个妇女患了精神病,疯狂得老是见鬼见神,请张仲景诊治,张仲景仔细地调查了她的生活,观察了她的病态,笑着说:‘这不是鬼神作怪,这只是病;有些巫婆在装神作鬼,倒是活鬼,他们在害人’。他研究了治疗方法,便给患者扎金针,病就慢慢地好了,见鬼见神的样子也无形消失。”(赵清理、王安邦,张仲景和他的《伤寒论》。《张仲景研究》1981年1期)

因此,笔者认为,《金匱玉函经》中部分涉及巫祝字眼的条文,并非“巫术”,而是仲景救治巫术致病的真实记载。从此,仲景当时坚决与巫医作斗争的精神,亦可窥见一斑。

(未完待续)

(收稿日期:2009-05-05 编辑:蔡铁如)